

# 悼念1933年級奮社鄺文熾學長



## 鄺文熾學長追悼會

日期：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地點：香港培正小學A座校史室(香港培正同學會辦公室閣樓)

時間：下午7時正

### 儀序：

- |      |           |
|------|-----------|
| 唱校歌  | 領唱 張廣德校長  |
| 默哀   | 全體        |
| 祈禱   | 何建宗校監     |
| 致悼辭  | 何浩元會長     |
| 簡述生平 | 陳志成永遠名譽會長 |
| 音容猶在 | 播映        |
| 誦讀祭文 | 吳漢榆學長     |
| 憶述   | 眾紅藍學梓     |
| 致謝辭  | 羅志明副會長    |
| 公祭獻敬 | 會眾        |
| 唱校旗歌 | 全體        |

香港培正同學會



## 生平

父親1913年出生于台山市 白沙鎮 三八洞美村。曾祖父鄺迺倉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被「賣豬仔」到了美國修鐵路，后開辦洗衣館，成為家族第一代移民。祖父鄺祖孟是大學教授，曾在廣東（現中山大學）任教。他育有四男二女，爸爸是長子。

父親跟隨祖父到廣州讀書，上世紀三十年代畢業於廣州培正中學，後考入廣東無線電專科學校，成為該校首屆本科生，為求深造繼續供讀於倫敦城市工藝學院及紐約電視學院無線電專業。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全面抗日戰爭開始。父親參軍報效祖國，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十二集團軍，任無線電通訊站上尉站長。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父親及媽媽遷往香港謀生。1946年創辦東南無線電專科學校，親任監督兼校長，耕耘40載，桃李滿門，學生遍佈香港以至海外全世界的電子企業，澤播香港、譽滿海外。父親76歲退休移民美國與家人團聚。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父親致力於家鄉公益事

業，資助過台山教育電視台、台山政協大樓、嶺背中學公益大橋等二十多個項目，重點辦好三所學校——1986年創辦溯源電子學校、1988年獨資創立倉中學，1998年帶頭新建台山培正中學，以後又為了完善各所學校而操勞，更發動同學及親友合力捐助。父親有個信念、教育令人脫貧，令人明辯是非。

父親連任台山縣、市、第六、七、八、九屆政協委員。廣東省兒童少年協調工作委員會、和獎勵基金會向父親頒發[熱愛兒童獎]。1993年被授予江門市榮譽市民，1997年授予台山市榮譽市民。

父親育有三男四女，我們七兄弟姊妹在父親悉心教導下，各人都學有所成、家庭幸福。父親晚年兒孫滿堂共聚天倫。每朝早耍耍太極、中午嘆杯茶食籠蝦餃及週末與家人共聚晚夕便是爸爸最大的喜悅！父親在2003年信主，在同年11月由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林來慰牧師施浸加入教會。

鄺家俊

## 鄺文熾學長安息禮拜



### 鄺文熾學長對培正同學會之貢獻：

1961-1965

榮任香港培正同學會副會長

1965-1967 / 1968-1970

榮任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

1970-2018

榮任香港培正同學會顧問

1965年聯絡並領導世界各地培正同學會，組織成立培正同學總會，並出版“培正同學通訊”，推動全球培正兒女發揚紅藍精神，支持母校教育事業之發展。



## 哲人其萎 悵望高風

惊悉我輩培正人尊敬之老學長

鄺文熾公痛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四日在洛杉磯息勞歸主。嗚呼！「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期然也。」前歲香江同學日分袂，竟成永訣，能不悲哉。

鄺文熾學長一九三三年在廣州東山培正畢業後，考入廣東無線電專科學校大學部，後攻讀於美國紐約電視學院，學成後回香港。鄺公畢生致力教育，一九四六年在香港創立東南無線電專科學校，親任監督兼校長，四十年來，培養大批無線電專業人才。他博學多才，專業著作甚豐，如〈電子工程學〉、〈無線電與電子工程實驗〉、〈發射機實驗〉等。當時香港還沒有理工學院或大學，據悉現在香港老一輩無線電專家學者出身該校的，所在多有。及後他又將資金轉去故里台山，創建一所由幼稚園，小學而至高中一條龍的台山培正中學。今天，台山培正已經成為全省模範中學，揚名全國。

一九九七年，鄺文熾被授予台山榮譽市民。鄺文熾學長一生為培正，建樹良多。一九六五年出任世界培正同學總會創會會長，和各地同學會會長（總會當然副會長）一起，組成一支堅強核心力量，凝聚全球同學強大向心力，精誠團結，發揮紅藍精神，數十年如一日，為培正母校及培正同學會建設作出卓越貢獻。在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十多年爭取校名回歸培正的艱苦鬥爭歲月，鄺學長立場鮮明，堅決支持培正同學會的正義行動。

我在一九七四年，從武漢回港後參加培正同學會秘書工作，認識許多前輩和老學長，包括鄺文熾，鄧善溥，高雁雲，陳光，鄺秉仁等學長。如今他們都已化鶴雲遊，正是「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耆年宿德，但見松丘。「嗟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每憶鄺老之前多次見到我，都親切地叫一聲「老秘」。最近一次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培正同學日和他一起拍照。鄺伯致詞：「各位同學，我是一九三三年奮社鄺文熾，今年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歲」。他從不用咪，却聲如洪鐘，引起全

場激情鼓掌！

如今哲人已逝，清芬雖遠，遺愛猶存。謹掇輓聯一副，以表誠摯悼念，並向鄺伯家屬致以親切慰問。

聯曰：

東山百五齡松鶴翹楚，興巍峩庠序，造福鄉梓；  
培正雙三屆奮社耆英，樹光輝典範，遺愛紅藍。

香港培正同學會老秘  
吳漢榆敬輓



## 懷念鄺文熾學長

「事業已歸前輩錄 典型留與後人看」

轉載了台山同學會登的鄺文熾學長訃聞，晴天霹靂，實難接受。這怎麼可能呢？在一八五期培正同學通訊中，羅省培正同學日一頁，有二幅鄺學長接受獎狀和持「咪」致詞。精神奕奕，風采如昔。在我心中，他是同學會的長青樹，是堅強的支柱。然世上沒有任何物件是永恆的。他以一百零六歲高齡離去，那雄渾的聲浪，溫煦的笑容，豪邁的大度，終成廣陵曲絕，餘音裊裊，常縈迴在我們的腦海。文熾兄不僅是人瑞，亦是人中龍鳳。他成就卓絕，不枉此生。在社會、學校、同學會留下的豐功偉業，自有追思的文獻。我只略談這三十餘年和他交往幾件事。

文熾兄和我首次接觸遠溯於一九八七年，他在三藩市美麗華酒家慶祝鑽婚，筵開廿多席。他要物色一慶會司儀。陳啟潛老師向他舉薦我。為此慶會，我撰了一賀聯。嵌入他們夫婦二人名字，上聯是「文質彬彬情猶熾」。他非常滿意我的表現，於是開始了我們三十年的友誼。

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我出任三藩市同學會會長。他極力捧場。無論是春節或同學日，他遠從羅省作長途跋涉參加，且攜帶公子家聲和掌珠翠娥一家赴會，以壯聲勢。且即席揮毫，留下可觀捐款給三藩市同學會。八九年我代表三藩市回香港參加母校百年校慶，應香港高雁雲主編和澳門主編輝社同學伍華佳之邀，投稿紀念刊。我撰寫第一篇遊記「邊城小故事」，記述我從外蒙烏蘭巴托坐火車到山西大同，在邊城札門烏德的經歷。在宴會席上，林英豪老師帶我往見文熾兄，他對「邊城」讚不絕口，並說我有寫遊記的方法和規則，以後要多寫，很慚愧現在我已寫了上百篇。

一九九三年是奮社鑽禧年，是年善社余光源出任三藩市會長。春節請我作講員，我選了「推背圖」作題目，地點在華埠救世軍土庫，並請烹飪學校備晚餐。講詞內容涉及中國大事和自「一口東來氣太驕」以後三圖的歷史趨勢。聽眾蜂湧，文熾兄也是其中熱烈支持者。會後他還有一重要任務交給我。奮社鑽禧決定在年尾三藩市同學日舉

行，他請我代他們籌備儀式和餘慶節目的程序。

大會如期在華埠亞洲園舉行，文熾兄約得奮社外埠數人參加，包括從紐約來的黃啟堯老師和劉國榕學長，安排他們住在Royal Pacific。這次「爆棚」得很厲害，餐館樓上樓下全滿，每席十一人，鑽禧開始，虹社梅剛毅學兄率領四音樂學生二男二女在台前唱Sunrise Sunset。梅夫人鋼琴伴奏。‘Sunrise sunset, sunrise, sunset. Swiftly fly the years, One season following another, ……」老學長們都沉醉在校時的快樂時光。余光源會長授章後，全場熄燈，由輝社同學獻上電池小燈籠，作全場遊行，並踏步上樓。由輝社王曦光開路。每一奮社老大哥都有一輝社同學扶持，在黑夜中一條火龍蜿蜒鑽動。掌聲四起，雄偉音樂陪伴着步伐。場面溫馨親切，令人回味無窮。輝社和奮社有特別關係，黃啟堯的女兒黃綺燕，劉國榕的兒子劉潤森，高雁雲的女婿李佐明都在輝社。從此以後，文熾兄對三藩市同學會有密切的關注。

六年前二零一二年世界同學日在台山舉行，慶祝文熾兄百歲壽辰是精彩的壓軸戲。這是沒有事前透露給觀眾一個驚喜。當雷禮和在台上點名六人上去時，赫然有我在內，真有點莫名其妙。我是沒有銜頭，沒有身份的「老百姓」，跟着有點了火的蛋糕推出，文熾兄被請上台，坐在台中央，我們六人是他的平生深交。後我參加珠江三角洲的旅行，禮和請我作此行記述。當江門市遊記付梓後，因為牽涉到文熾兄的家鄉台山，他甚為欣賞，尤其是我抄下陳遇夫「詠岳飛」的四句詩：「一坏已掩忠臣骨，三字常摧義士肝。天地有盟山色老，英雄無語水聲寒」，文熾兄也是英雄，他去後世間無語，剩下的青山寒水，挑起敬慕者追懷。生命的意義是得到別人的認可。我從不間斷寫遊記，是得到高雁雲、余裕舜、陳啟潛、陳雲柱、鄺文熾幾位前輩的鼓勵。他們先後辭世，在我心中都留下一點空白。寫此悼文，執筆之餘，不覺熱淚盈眶。

輝社鄭國輝



## 逝世學長

陳耀旭老師  
趙偉和老師  
1968仁社姚偉宇

### 痛失同窗良友謝鴻基， 深情綿長憶寫難盡期！

今年七月七日接匡社好友黃振墀電郵，獲知我們同窗好友謝鴻基在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逝世，享年八十五歲。急致電鴻基嫂 Dorothy 不在家，很幸運很快她由大女兒 Pam 家中晚飯後回歸



她家，聽到我的電話留言後才和我及小蘇通話。在一小時半的交談中了解鴻基逝世前後情況，鴻基七月五日從醫院轉送至芝加哥晚期癌症治療中心，在港時幼年同窗好友振墀急訂機票由加拿大多倫多七月七日飛赴芝加哥，但鴻基不幸在七月六日因腎癌擴散不治回歸天家，因此取消飛芝而相識七十年的好友未能見最後一面。Dorothy 告知將在七月十二日追思火化，骨灰由子女攜帶至三藩市金門橋太平洋海邊灑落飄回香港及中國台山，這是她和丈夫生前的遺願。唯一遺憾是大外



01

孫女目前仍在參加在加州洛杉磯的音樂夏令營，這位外祖父母最疼愛的

大外孫女要求追思火化延至七月二十九日，她在結束夏令營後飛回，但恐難如願要請假一天趕回芝加哥。

謝鴻基是香港培正中學匡社同窗中最早移民美國的，他在初中畢業升入高中約一九五二年因父親在芝加哥的生意要他移民美國。他在港培正的玩伴壘球隊友都依依不捨送行，難解難分的落淚相向，他和振墀七十年來在香港到美國和加拿大



02

常有來往，比親兄弟還親。我曾幻想鴻基帶我和振墀，在芝加哥唐人區離謝家不遠的一個有河灣及橋的公園，三人坐在河岸邊有楊柳樹蔭下優閒地垂釣，每人都大有所獲地釣得幾條大魚，忽然鴻基的大外孫女跑近前來，用她幼小的童聲大叫公公們快回家喫飯，打破了我們幻想的美夢。和振墀相比我深感愧疚，我是直到來美二十年後，在公元一九九九年匡社在賭城拉斯維加斯的畢業四十五週年盛會重逢，才恢復在港少年時的舊交互有來往。加上隨後到芝加哥參加美國化學學會年會和幾次全美華人福音大會，那時鴻基的二女一子均已成人相繼搬出，我到芝城不住旅館而選擇謝家。他二女曾住的房間成為我到芝城的常住客房，Dorothy 的熱情好客及高超廚藝，更令我們享盡口福贊不絕口。更可喜是已嫁培正誠社石守仁的公子的大千金，常送幼女及愛犬羅密歐到父母家要他們照料，使我們客人嘗到了充滿溫馨和樂融融的幸福一家的氣氛。值得一提是在公元二零零一年在九一一紐約世貿大樓事件發生前幾天，我到芝加哥，認識鴻基夫婦的好友國畫大師陳老師夫婦，陳大師正在趕畫幾幅巨大的山水國畫，送往台灣紀念國父孫中山壽辰展出，我欣賞陳大師的出色傑作後，陳大師夫婦及鴻基夫婦都喜愛麻雀牌，我夫婦入鄉隨俗在主人的盛情邀請

下，只能在四方城旁坐下玩牌。打牌時談起宵夜我說很久沒有嘗過田螺美味，陳大師說在芝加哥中國城有新鮮田螺出售，當即吩咐陳夫人去購買作宵夜美食。玩牌不久鴻基大千金Pam到來要



請我夫婦到芝加哥最高大廈97層喝咖啡，她說來芝城一定要去那最高層看看夜景。我夫婦及鴻基夫婦只能停止玩牌，陳大師要我們快去快回並將炒好田螺等我們歸回。Pam開車帶我們至當時美國除紐約世界貿易大廈外第二高的芝加哥97層大廈，乘電梯登上最高的咖啡廳飲昂貴的咖啡，廳中早已差不多坐滿遊客，大多為了看看從最高環視芝城的美景。我們看了十多分鐘後，突然陰雲密布雷電轟鳴閃電振耳的落起大雨來，打破了我們快去快回的承諾，幸咖啡廳對顧客沒有時間限制，直到夜間十時多風雨才停息，急忙趕回陳大師家已深夜十一時多，陳大師夫婦已在客廳大枱上備好炒田螺及肉粥等著我們，這種誠信的友情溫暖深藏在我們心中值得永遠懷念。

Dorothy 年青時由港至台灣讀書，後單獨一人到美國時身上只有二十美元，但努力做工勤奮的生活，鴻基從商開過餐館雜貨中藥等，和Dorothy 相識結為連理，她在內持家有方在外幫丈夫使生意興旺，後又從事鏡框字畫該畫行業，成為芝加哥商會成員。鴻基是芝加哥中國商人中最早支持新中國的，中美建交後不久大部僑商仍有對大陸觀望態度，他卻組織芝加哥華人青年籃球隊訪問中國大陸，得到中國大陸政府的歡迎。自公元2000年後我倆家互有探



訪，鴻基次女Emily在一間美國航空公司任空姐，常飛到三藩市的航線，因此鴻基在三藩市日落區附近購有一屋準備給次女居住，但Emily在父母家附近已購屋，屋內傢私皆為北歐風格簡單美觀。鴻基晚年膝關節疼痛在芝加哥冬季零下溫度對病疼不利，我曾勸他搬到三藩市居住，他也曾想過遷至大女的親家的佛羅里達州，但考慮到該州常有台風而作罷。他居住在芝加哥現在快七十年了，女兒Pam、Emily、子Kevin皆住在父母家附近，最後也打消遷往別州的念頭。謝家現在二女早已結婚並有多個外孫子女，原打算最近結婚的兒子Kevin因慈父的逝世而把婚禮延後了。

謝鴻基熱愛培正及培正同學會，曾任在芝加哥的美中培正同學會會長及核心成員多年，積極參與培正同學會一切活動，曾參加遠至中國台山培正的黃啟明校長紀念堂落成，也曾參加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培正同學日，當然培正匡社組織的各種活動都親臨支持。美中培正同學會廣泛聯絡廣州及香港的基督教學校學生如培道、培英、真光等校友一同活動，填補當地培正校友不及美國加州眾多母校校友的不足，這種精神值得表揚。他夫婦原想參加這次在加拿大溫哥華及多倫多兩地舉行的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可以和更多的匡社好友見面，但天不從人願未能成行，現只能祝鴻基在天家和幼年故交蕭濟鵬及黃榮基再玩壘球娛樂了。心中的回憶甚多無法能用筆墨寫盡，只能在此停筆和現附上幾張鴻基夫婦積極參加培正同學會活動相片，供匡社同學懷念和珍惜欣賞吧！

圖一為參加廣州培正母校復名二十周年盛會左為謝鴻基右端是本文作者；

圖二為謝鴻基夫婦及楊東權夫婦；

圖三在港相識是少年，現皆各擁賢內助，坐右一為Dorothy，後排右起三為Ken.;

圖四為匡社鑽禧遊臺灣，第二排右一為Ken.，前排戴頭巾女導遊右側為Dorothy。



## 兩位老大哥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台灣求學，有時候參加當地培正同學會月會。月會通常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紅寶石酒樓舉行。那時候會長是黃喜亭，黃老大哥是1921年畢業。那時好像還未有社的名稱。黃學長熱心會務，也用心經營同學會。月會飲茶學生優惠。當時昇社寇懷誠、謙社林綿綸，雷大雅，勤社彭兆昌，盧天恩，張翠芳，李明憲，區慧儀，黃佩蘭；剛社吳仁灼，周宏聰和我都讀台大醫學院。醫學院又比較接近紅寶石，所以我們常到。黃老最愛叫幾籠叉燒包，先填飽後生仔的肚子。

當時老一輩的常客有孫中山先生的姪孫孫乾和孫滿。曾任驅逐艦長的蔡惠強將軍，文化大學觀光系的陸景武教授，鍾榮凱老大哥…那時還有位皮膚比較黑，個子不高，有點老外樣子的學長鄧錦輝。他當時在台北體專教授童軍教育。為人很和氣，論年紀是我們的祖父級了。但身體健壯，聲音響亮。我們那時都叫他鄧公。

鄧公民國元年出生於菲律賓。八歲入廣州培正讀小學。同年參加幼童軍，從此就和童軍結下不解緣。人稱“六指童軍”。他在1929年春發起童軍徒步旅行全國的壯舉。與兩位童軍伙伴從廣州開始，沿東南各省北上，到達北平。同年冬初，經山海關入東北，最後抵達興安嶺的海拉爾。當時適逢俄羅斯入侵中國，鄧公激於義憤，揮別同伴，加入東北軍梁忠甲旅，保家衛國。可惜戰爭失利，鄧公與梁將軍等被俘，囚於西伯利亞赤塔附近的大烏力。失去自由兩個多月才被釋放，但左手槍傷因為延誤醫療，結果祇有截斷四指。

鄧公殘而不廢，不止活躍如常，而且仍然熱心公益。抗戰時期，領導基督教青年會先後組織救護團、粵港隨軍服務團、軍人服務社、戰時民眾疏散團及戰後的還鄉團等團體，活躍於前後方，樹立了許多功勳。復員後回到廣州做新聞記者，並擔任廣州童軍理事會的理事。

鄧公服務童子軍的榮譽數不勝數，工作獎章以1981年獲頒之銅鹿獎章為最高。而最值得重視的則是1958年三月五日童軍節時，童子軍總會副會

長何應欽上將頒發的服務績優榮譽獎章。這是中國童子軍第一座由中國童子軍榮譽評判庭所審核通過頒發的榮譽獎章也是迄今唯一的一座。

1975年，鄧學長希望我們讀大專的培正校友，參加他主辦的童軍活動。所以當時大家交往比較多。先後拜訪過他在八德路和後來敦化南路的公館。結果我們去了一次陽明山宿營，還有營火晚會。我們體驗童軍生活，又過了個快樂的週末。記得鄧公示範繩結。鄧公用六指，就比我們雙手健全的青年人做的更好。

鄧公有次和我們聊天，談到九一八事變。他說當日民情洶湧，大學生以報國為己任，更為激昂。上海的學生臥路軌截停火車，然後蜂湧上車，直奔當時的首都南京，要向政府請願，希望與日開戰，爭回東三省。車到南京，當地學子響應，但均為軍警拘留於大學校園中。過了幾天，學生被安排到大禮堂。坐好後，當時的軍事委員長蔣介石走到台上訓話。他告訴學生政府不是不想和日本奪回東北，但中國現在還未準備好。中日或終將兵戎相見，中國一定會勝利。但中國勝利後，社會需要各種人才。今天的學生是明天的社會棟樑，如果你們都上戰場去了，中國戰後如何復原復興？我身後左右有兩個門，如果你願意聽我，從右門出，自有人安排你們返校，繼續你們的學業。如果你決定投筆從戎，從左門出，有汽車會送你們去軍校。

鄧公結果選擇回校。而培正校友羅英德選擇從軍。

羅英德學長，是我們中學英文科羅英奇老師的胞弟。英奇老師是1927年會仁社，而英德學長是1931年競社。英奇師千金艷靈則是我們同學。據說廣東番禺羅邊村，戶長羅鏡泉以十二個銅錢起家。提倡男女平等教育。清朝末年，有如此識見，可說開社會風氣之先。羅家子孫二代出了六十五位大學生，四位抗日將領。英奇老師和英德將軍都是鏡泉老先生的哲嗣。羅將軍是鏡泉公的二十七子。

羅英德學長本就讀南京金陵大學物理系，後進中央航校第三期航空科。據說姐姐羅寶玉服務於上海寶隆醫院，慘死於日軍轟炸，羅將軍決

定投筆從戎，與此有無關係則不可知。

當時中國空軍無論在機員訓練，飛機素質和飛機數量都遠不如日本。抗戰初期，中國空軍有飛機六百，但祇有三百零五可起飛作戰。日本可作戰飛機有二千三百，初用於中國的戰機為443架。最高達800，但更重要是中國無法自造戰機。祇有採購來自美意蘇各國的戰機，大都陳舊過時，零件補充困難。日本則自造戰機，四零年三菱重工的零式戰機問世，性能比歐美產品還好。中國空軍更困難。羅將軍同班六十一人，二十八位殉國，包括羅將軍的好友樂以琴，鄭少愚，沈崇誨和周竹君。

抗戰初興，羅學長有次負責送遞重要手令，迫降魯南前線。任務完成後，我軍正在撤退。羅學長獨自步行多天，輾轉到達漢口隊部。他的部隊早已以為他陣亡，並通知家人前來處理後事了。羅學長抗日期間，起飛參戰超過二百八十次，擊落最少五架日機，是我國空軍皇牌飛行員，實在不簡單。他做過三個不同大隊的大隊長，也是空前罕見的。後來台做到空軍副總司令和駐韓大使。1970年升二級上將。羅將軍一生戰功彪炳，獲中外勳章五十餘座。

1975年台大培正同學會送舊。地點應是台大正門前的鳳城餐廳。黃喜亭學長請得鄧公和羅將軍前來，一道歡送畢業生。羅將軍溫文儒雅，普通身材，完全沒有軍人的粗獷模樣。記得那天羅將軍還帶了個蛋糕。種種往事如在昨日，轉眼不覺四十多年矣！

羅將軍和鄧公分別於1988和1990年去世。英雄已遠，但典範長存。

剛社岑志仁

## 誠社同學鄭敏息勞歸主

鄭敏學長為香港1953年級誠社正班同學，2018年7月8日端午節當天因病辭世，息勞歸主，享年82歲。

鄭君就讀香港培正期間，勤奮好學，對數學有特殊興趣，難怪成為出色會計師。

鄭君畢業後一直服務於酒店行業，由於其對此行業經驗豐富，認識深厚，在行上頗負盛名，有酒店醫生之稱號，歐美著名之大酒店在亞洲籌辦開業，改組等都樂意聘請鄭君為策劃人，或財務總監。

鄭君在1990年退休後移居加拿大溫哥華，至2009年與一雙兒女重回香港定居，生活優遊。去年發覺腸胃便秘不適，初時不以為意，後來情況突轉，急症入院，是腸打結，廢物無法排走，引起部份小腸壞死，施術後病情一直反復，大半年來進出醫院多次，終亦回天乏術。彌留時太太及一雙子女隨侍在側。

鄭同學蒙主寵召，我們大家都會永遠懷念他。謹向鄭同學家屬致以親切慰問。





## 張春煦老師生平事略



我們敬愛的張春煦老師於2018年2月17日辭世，她活了一百年半，是高壽，是笑喪，只是心中不捨。2月23日是老師的追思會，雖然是星期五，參加人數有九十人，儀式簡單而隆重，本人有幸讀出老師的生平，故想在此分享：

張春煦老師原籍廣東順德，於1917年8月15日生於廣州，父親張慶芳先生，母親戴佩瑤女士。張老師為家中長女，上有一兄，下有一弟與兩位妹妹。張老師的父親任職於中國海關，因為工作需要而經常調任於各省，也因此張老師自幼隨父曾居住過東北哈爾濱、漢口、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張老師在學時，品學兼優、名列前茅。初中一年級、肄業於浸信會崇德女子中學，在一次佈道會中，聽到福音後，因為感動而信主。張老師自信主後，每天祈

禱、與神交通，蒙主恩典。中學會考畢業後，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化學，副修生物。於1942年畢業後，隨即任教上海培成女子中學。1943年與相識多年的廖師沅先生成婚。婚後繼續在培成中學任教。張老師於1945年搬回廣東梅縣，1946年到1948年，兩個女兒芷瑩和芷玲相繼出世。1950年舉家遷往香港，並於次年在培正中學任教，最初教英文，後來轉教化學及自然科學，包括生物、化學、物理等科目，直到1981年秋退休。張老師與其夫婿廖師沅先生於1987年1月18日在 Hilltop Gospel Church 同時受洗。張老師終生

教育英才，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桃李滿天下，為青年學子們最愛戴的導師。

老師一生愛培正，愛教會，故此兩位千金告知我們與其買花紀念她，不如捐贈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或是她的教會。有鑑於老師重視教育，我們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把收到的捐款成立了張春煦老師獎學金。

轉載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九十四期通訊

77 傑社 戚嘉慧

## 忠社同學 悼念俞啟運



一點有趣的回憶

俞啟運與我並不很相熟，但一向給我的印象都很好。自從六十年前台大一別只在2004年“金禧前奏”在溫哥華晤面一次。那時聽說他經歷了人生最低潮，且剛脫牙未及補鑲，神情有點憔悴，但對那次忠社同學大聚會顯得很高興，有一晚我們放映一些憶舊相集，他有點眼疾，看不清楚，但很熱情，興奮，自動站在螢幕旁憑想象，眉飛色舞的亂作旁述，滑稽風趣，娛己娛人。驚聞噩訊，不勝痛惜。寫此小故事，聊表不忘，以為悼念。

林錫衡

十分痛心俞啟運已離開我們，他和我在光班多年同學，我最後一次見他是2004金禧在溫哥華。記得當時他雖然已抱病在身，但和我們一起有說有笑玩得很開心。在 Quadra Island 大會那晚猜謎遊戲他還贏得最多，可惜以後便沒有機會再見到他！

戴蘭祥

俞啟運是忠社光班同學，得知他去世消息，非常痛惜。

魯志揚

It is with great sadness to let you know that our classmate Yu Chi Yuen has passed

away due to complications of kidney and other organs failure.

As per his son said , he passed away on Aug . 18 , 2018 .

---

**Kau Tang**

It is very sad to hear that one of our 忠社光班俞啟運同學 had passed away. Hope we all keep our health in good standing.

---

**Ken**

Sad! I have not seen him for many years. Hope he had a nice retirement.

Our health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I am looking for another gathering of our classmates as we enjoyed so much in our Toronto reunion.

---

**梓輝**

I shared Sie Han' s memory of him at the Vancouver reunion with memory of happy time spent together. I suppose it is just his stop was up and he got off the bus and left us behind.

---

**Helen**

曾與俞啟運同班數年，很久沒見了，痛惜他離世。

---

**丘銘筑**

I am very sorry to hear of 俞 啟 運 's passing , with a fond memory of his quirkiness.

---

**沈呂九**

俞啟運，狗仔... 是我中學最好的朋友。坐在前後坐位五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再相聚的夢消失了。非常悲痛。

---

**卓以和**

It is sad to hear one more of our classmate has moved on. I remember that I saw him in one of our gatherings some years back. I noticed that his eyes were a little on the low vision condition. I guess that he might have similar condition like my own.

I trust that all of us , who remain , will continue to treasure our friendship and fond memories.

---

**Geoffrey cheung**

趙連 and I visited him 40 some years ago while we were new in North America , and stayed at his house for couple of nights. We met his wife 高妹。Just the sets of beautiful guests towels tell us what rich and important people they are. At the dinner they have sets of plates , In the kitchen , sets of pots etc.

In 2002 Toronto 忠社 reunion , he stayed at our house. With his eye problem , he joked about his vision. He also remained humorous about his life of one "frying pan" . He said that with one frying pan , you can put meat , veggie and rice and you will have all you can eat there.

I just hope that he had comfortable last moments of his life.

God bless you all!

---

**華英(趙連太太)**

我和俞啟運相知、相識、相熟數十年

相知 —— 是在培正及臺大電機系，那是點頭之交。

相識 —— 是在美東他和高靈珠夫婦倆主辦電機系團敘而復相識。夫婦倆曾數度邀請忠社美東同學到他家相敘會。

相熟 —— 是因為與舊同學如蔡孝恩，李可喬，鄒鐵城等美東敘會而日漸相熟。



加以他在PA 中有一位名叫阿Mark 的老友是我太太的表弟及與他夫人曾經是同事，所以彼此相交甚頻。有一次他在我家閒聊時說及他在Boston 工作的兒子，Chris因Mark的相勸，詢問父親是否可以與媽媽相認時，俞啟運答應首肯，是以家庭倫常得以單方面和諧，可見俞啟運為後輩設想及他捨己為人的風範。

我們因為失去了一位相交3/4世紀的同學，而感悲痛及惋惜；但是為他設想，我們也可以釋懷。

試想他：鰥寡獨居、行動不靈、飲食不調、目視不明、相識近交徙置離他遠去。如此生涯，午夜夢迴，能不感到形單隻影；加以年愈八十，真有不歸去的感觸。這是我們能體會他的心情，還有我們想不到的景況。例如他與高靈珠的離合，總不會是歡悅的感受，只有獨子Chris 及老同學相交是小小的例外。

你我年歲也達八十有餘，來日無多，也應各自為兒孫輩設想，怎樣安排無多歲月為佳。

甘嘉澧



## 懷念俞啟運同學

2018年8月18日七月初八是一個這麼特別的，哀痛的日子。我們的老同學俞啟運，或許是牛郎（波牛）吧！走完了地上快樂的亦悲傷的路回天家去了。很



懷念他與我們同學共渡的時光。

俞啟運是宿生，花名亞狗，有如狗寶的床位。實在不知因其名狗而有狗寶，或因有狗寶而被稱為狗！

初中一時，我與他同宿舍，他床上經常堆滿書籍，衣服雜物，底下就是臭衣服，大波細波球拍。皮鞋波鞋拖鞋，見不到成雙成對的。他是忙著這個，說着那個的人，活得不亦樂乎，無閒收拾！他能文能武，開波必到，優異生榜上有名。

這學年，很多新同學來自廣州，上海等地，是外省來的就被稱為上海仔上海妹，我們的班亦有幾位包括亞狗亞柴。老師叫他們讀課文，都怪聲怪氣的，不知其言，引起滿室大笑！

俞啟運雖然個性隨和合群，但時有主見，不平則鳴。爭論時，意識超凡，常拋對手於雲霧中。但第一個面紅耳赤者必是他，因廣東話尚未流暢吧。

一年後，我們轉為走讀生。他住北角，我住灣仔。大家都有輛單車，經常相約在他家附近的新填地鬥車鬧車，往郊遊。第一次上他家時才發現他是一名知識份子的子弟。是家中獨子。家裏有大鋼琴，梳化襯上刺繡枕巾，他的爸媽說上海話，和藹可親。有傭人奉茶。最使我難忘的是他家的書室。藏書豐富，他帶我到一角去，見到些熟悉的名字如冰心，胡適等。有一輯輯的讀者文摘，國家地理雜誌，《為什麼》。他問有沒有看過魯迅的《吶喊》，老舍的駱駝祥子，巴金的散文

集……暗下反思只讀過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魯迅的阿Q正傳。他說要多看，這些都是說出我國人的封建，醜陋。作者都是在探求各樣救國救民的藥方！

說隨我意借回去看。可惜！我只看了一些，因功課壓力大，興趣轉了聽古典音樂。

光班很多波牛，啦啦隊。是因習慣早回校上課前開波。香港線最早起程的是北角亞狗俞啟運，然後七姐妹老鏗，跑馬地肥澄，灣仔亞雞等，然後乘天星渡輪到尖沙咀車站上7號巴士，接著上車的有亞柴，Cowboy，Zero，必勝，耳油，大細銀雞。九龍線有蔡頭，亞卡，亞猛，鬆糕佬，蘭祥等。落車即趕往操場開波。這都是難忘的快樂時光！

俞啟運雖是波牛，他樣子俊俏，臉皮薄滑，身材高挑，衣着有形有格，富有幽默感，遠看近觀都是一名風流倜儻的書生，可吸盡少女的心。然他志不在此，我們只見他的兄弟情而不聞他的男女情，直至台灣升學，他才到了另一個人生轉捩點。

大學有一個故校長紀念園，同學告知這位校長是他的已故姑丈。漸漸地我們知道他是來自一個不平凡的家族，代代有能人。難怪他的表現有些與眾不同。他選擇生活在宿舍裡一個八人的斗室，課餘可吹牛，奏樂，看射鵰英雄傳。宿舍間的培正忠社籃球隊聲勢浩大，有他的份，校園大道單車上疊羅漢，有他的份。單車隊往西門町吃西瓜，男女同學碧潭遊亦有他的踪跡！

他自由奔放，抱着科技建設社會的心與同學齊齊入讀電機系。沒多久，他被高官千金小姐釘上了，一輪大信封攻勢被擄而走入兩人的甜蜜世界，並放洋美國去。臨別時，我們笑說他能脫苦海（當時大學艱難的課程）。祝福他幸福快樂！

我們畢業後回港就業，得知他在美東完成博士學位，結婚生子。沒有聯絡了。直到2004年忠社金禧前奏在溫哥華聚會才再度見面。他健康欠佳，笑說眼疾嚴重，視像如一幅千瘡百孔的圖畫。他還是那麼的達觀，幽默。

他說羨慕我們回港工作，教學。對社會有貢獻，能教育下一代。他遺憾未能做到這一點。

九月初突然傳來他的噩訊，心中難過不捨，回想昔日在校的足跡，他的音容還在，永遠懷念！

李錦賜



## 永遠的懷念

林英豪校長 1939 鵬社  
張啟滇老師 1940 毓社

同日安息主懷

林英豪，張啟滇兩位同於

2018年10月24日在加拿大多倫多逝世

(付印前收到消息)